

● 纪实奇观丛书

黄色诱惑

■ 刘建新编
■ 时代文艺出版社



● 纪实奇观丛书

黄色诱惑

■ 刘建新编 ■ 时代文艺出版社

黄色诱惑

黄色诱惑 HUANG SE YOU HUO

刘建新 编

责任编辑：刘明涛

封面设计：易述时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850×1168毫米32开本 5.25印张 2插页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) 130 000字

通化市印刷厂印刷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：32 000册 定价：3.20元

目 录

黄色诱惑 (中篇社会纪实小说) 沈 敏

四男一女五个失足青年流落昆仑山，投靠了采金王，演出一场令人哀惋的悲剧……

冰玉两芙蓉 (中篇侦破纪实小说) 宁宣成

死刑犯冯眉山揭发了一个超级罪犯——冰芙蓉一个艳若梨花的冷美人，特侦黄一鹤出马，暗结玉芙蓉，追踪冰芙蓉……

哈尔滨暴匪 (中篇侦破纪实小说) 流星 桂芬

“刀枪炮”暴匪集团出现在哈尔滨。曾写轰动文坛的《贼王》的作者随案采访，又写出此篇力作。请看特侦02打入暴匪内部，与女匪关翠巧妙周旋，数次较量。终将两个团伙，82名男女罪犯捕获。

黄色诱惑



●沈 敏

1986年5月的一个早晨，吉林省四平监狱正是探监的日子，宽敞的接见室人如潮涌。

上午九点多钟，通往监狱的公路上，飞速开来一辆皇冠轿车，一直来到监狱门口停下。从里面走出一位风度翩翩的少女，她身挎一只精巧的蛇皮包，仪态万方地迈进监狱的铁门。随着清脆的脚步在门口响起，接见室所有的目光，齐刷刷停留在她的身上。

刹那间，整个接见室鸦雀无声，上百张面孔同时流露出惊讶的表情。

她是那么娇美。乌黑的长发犹如一道瀑布泻落在肩头，与她身上穿的白亚麻长裙形成强烈的对比。她双手抱胸，丰满的乳胸将薄薄的裙衫顶出两道山峰。她的目光缓缓扫过大厅，那种高雅、傲慢，以及流露出来的轻蔑神色，使每个在场的囚犯都感受到一股无形的压力。

“眼镜蛇。”犯人之间突然有人惊叫了一声。姑娘的身子微微一颤，一双眼睛变得犀利，咄咄逼人地投向囚犯。人群中，有个小子低下了头，身体竟然跟着哆嗦起来。

“同志，你来看谁？”一个管教走到她的身边。

“林达。”

“你是他的什么人？”

“女朋友。”

管教很有兴趣地打量她一番，点点头道：“请稍候一下，我这就去招呼。”

“谢谢。”

几句话回答的干净利落，瞧她不卑不亢的表情，好象这里不是戒备森严的监狱，而是豪华的宾馆别墅。那种居高临下的神情，简直就象一位高贵的公主。

不一会儿，走廊传来沉重的脚步声，姑娘转过身，双眼直盯盯瞅着大门，身体仿佛也由于抑制不住激动而微微颤抖。美丽的，略有几分不安的眼睛一改方才的傲慢，闪现出一丝若有若无的伤感。随着脚步声由远而近，接见室门口出现了一个剃着平头的青年，苍白的脸上，一对很大的眸子冷漠地扫过人群。

“达哥！”姑娘轻轻叫了一句。

青年慢慢转过头看了一眼，没有回答。

“达哥，是我呀！”

青年茫然地望着她，突然激动地叫出来：“雅芬，你怎么来了？”

“达哥！”姑娘已是热泪盈眶。

然而，只一会儿工夫，林达的脸慢慢沉下来，只见他冷冷一笑，一字一句，让声音从齿缝里逼出：“你什么时候出监的？”

这句话使在场的人暗暗吃惊。姑娘全身一抖，脸刷一下变得

通红，慢慢垂下头，用极轻的嗓音回答道：“大，大上个礼拜。”

“你来干什么？”声音里含着愤怒。

“来看看你。”

“用不着你来可怜我。”

“达哥！”姑娘悲切地呼唤着。

“我不是你的达哥，当初要不是为了你，老子也不会坐牢。臭婊子，你还有脸来看我！”

姑娘愣住了，大滴大滴的眼泪涌出来，忽然，她捂上脸，失声痛哭。

三年前一个黑夜，林达卷入了一场震撼省城的聚众殴斗，那次血腥的拼杀仅仅是为了眼前的这个少女。

林达陷入深深的回忆之中。

1983年4月的一天，下起了开春以来的头场雨。林达居住的小屋漏得精湿一片。这间陋屋是他从一位哥们那里租来的。林达从小就失去了双亲，一直被叔叔收养着。叔叔是个嗜酒如命的人，稍不如意非打即骂。就在他十三岁那年，一次，哥儿们把他带到一个神秘的地方。一间阴森森的屋子，中间摆一张桌子，围坐着四个人，哗啦啦搓着麻将。好奇心使他目不转睛，眼盯盯瞅着一张张钞票从这个人手转到另一个人手，这情景使他张大了嘴，如痴如醉。一来二去他学会了赌钱。哪里有钱做赌资？终于有一天他盯上了婊子手指上的金戒指。很遗憾，婊子轻易是不会把它摘下来的。连续几天的观察他发现了她的一个特点——干净成癖。一天，颇有心计的林达在婊子临睡前故意弄洒了一瓶墨汁，溅了她一手。自然，一顿臭骂是少不了的，可是他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。婊子摘下戒指忙着去洗手，他颤颤微微伸出手去，一把抓住了那个沉甸甸的东西，飞一般跑出大门。

他换到十几张“大团结”，一溜烟钻进赌场，不到一小时又

输得精光。等他头昏脑胀走出来，望着刺眼的阳光，想着叔叔盛怒的面孔，一屁股坐在地上哭起来。从此他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儿……

窗外的雨渐渐小了，林达瞅着淋湿的被褥，长吁短叹。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一个女孩慌里慌张钻进屋子，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。

“达哥，达哥，快救救我。”

不用问，林达就知道来者是谁了。

这是一个正处于豆蔻年华的少女，那张称得上美丽的脸浓妆艳抹，却掩饰不了由于放荡留下的倦意。在省城的流氓团伙中提起王雅芬也许无人知道，只要你说出“眼镜蛇”三个字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

她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之家，父母都是为人正派的知识分子，正派得过于迂腐。十六岁那年盛夏的一天，她和几个同学外出看电影，散场后经过一片树林，被一伙暴徒轮奸了。

公安民警前来调查，父亲把身体横在门口，连声说：“没有，没有的事，你们找错人了吧？”

肉体上的创伤已使王雅芬神思恍惚，精神上的创伤更象一把软刀子在割裂着她的心房。她绝望了，第一次想到了死。这天傍晚，她独自来到南湖，站在长长的大桥上，望着脚下碧绿的湖水，望着远处的拱桥凉亭，姑娘的心碎了。就在她闭上眼睛要往下跳的一刹那，一个声音在耳边响起。

“死，倒是最痛快的办法。往下一跳，万事皆休。不过，象你这么漂亮的姑娘，还没品尝到生活的甜头就要去阴曹地府，不是太亏了吗？”

王雅芬心头一颤，木然地转过身去。

眼前是个英俊的青年，骑在自行车上，单腿着地，似笑非笑

看着她。

姑娘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悲痛，失声痛哭起来。

那个冷冰冰的，却有着无形的感召力的声音又一次涌入她的耳帘：“假如你遇到了不顺心的事儿，首先不应该想到如何去结束生命。你年轻、漂亮，为什么不利用自己的优点去向生活讨还你失去的东西呢？”

他骑上车子就要走，王雅芬突然大喊一声：“你等一下。”

青年人下了车，依然笑嘻嘻地瞧着她：“干什么呀。”

“我，我上哪儿去找你？”

“嗯，没事的话，我喜欢去东方舞厅玩玩。”

第二天晚上，王雅芬在“东方”舞厅找到了那个青年，才知道他叫林达。夜深了，她跟着他来到那间小屋，两人十分自然地宽衣上床，紧紧搂抱在一起。如果说上一次是在她毫无防备之下遭受摧残，这一次却是她主动投进一个男人怀抱。看着他如痴如醉的样子，躺在床上的王雅芬从心底萌发了一种欲望，从此以后她要利用自身优越的条件，向社会索求她失去的一切，她要报复，向世界上所有的男人报复。

因此，羽毛丰满后她十分自然地离开了林达，扔下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：“达哥，你是我唯一没有欺骗的男人。”

她一走就是两年，没回来过一次，就是在路上碰上了，头一抬装作不认识。林达恨透了她。对于这一点王雅芬当然明白，所以，她一头扑到林达的身上，使出万般柔情，用自己丰满的身体抚爱着他，撒娇般地说：“达哥，你还在恨我，要知道，妹子我可一直在想着你呀。”

“哼。”林达从鼻孔里发出轻蔑的声音，一把推开她：“你少来这一套，有话就说，有屁就放。”

王雅芬看了他一眼道：“达哥，妹子有了难处，你肯不肯拔刀

相助？”

“那要看为了什么。”

“好，我就等你这句话。今晚，老歪他们要给我放血。达哥，你不能眼看着我躺在马路上，最后被拉到朝阳沟（火葬场）吧？”

林达冷笑一下：“活该，怨你自己无能，能请神不能送神。有难了，你想起你的达哥来了。我林达不能吃一百粒黄豆还不嫌豆腥。”

王雅芬气红了脸，死死盯着林达，咬牙道：“达哥，你也太不够意思！这几年和我有过关系的男人如过江之鲫，只有你林达才是我唯一真心爱过的男人，你别不识好歹。”

林达全身一震，口气软了下来：“那你当初为什么甩了我？”

“当初，在南湖大桥是你把我从生死界线拉了回来。这个情我已报答过你了。我王雅芬不属于哪个男人，我要报仇！报仇！你知道吗？”

林达泄气了。说句老实话，这个美丽泼辣的女子，用一种天真无邪的颓废驱使每一个男人着迷，他林达也不例外。他迷恋的不仅仅是她那令人神魂颠倒的身体。她那冷静的头脑，超人的智慧，从内心深处爆发出来的灼人的情浪，无不使他如痴如醉。一想起以往的情谊，林达无力拒绝她的请求了。

“好吧，我可以帮助你，不过有个条件。”

“说吧。”

“你还能再回来吗？”

姑娘的目光一下变得脉脉含情：“达哥，如果你不嫌弃，妹子我终有一天会回到你身边，那时你就是用棒子赶我也不会走了。”

当天晚上，林达招集了几个哥们，随王雅芬来到一处被废弃的旧仓房。不远处几幢缺窗少门的平房隐隐亮着灯火，那是外省来的临时工暂时栖身的地方。从树林里窜出几条黑影，双方一照面，老歪腮上的肌肉一阵抖动。

老歪，长的瘦如麻秆，一双狡诈的眼睛死死盯着林达。三言两语，林达总算弄明白两人冲突的来由。

在长春站前广场的喷水池旁，王雅芬认识了一个从外地来的妇女，知道她手中有黄货，双方谈起了交易。当妇女用颤抖的手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一层层打开时，露出了两块金砖，王雅芬眼睛一亮，动用三寸不烂之舌连哄带骗把她诓到一个胡同。结果，黄金到了王雅芬手里，外地来的妇女分文未得，坐在那里哭天喊地，闹得不可开交。

王雅芬万没想到，这个妇女和老歪关系暧昧，早有了一手。老歪一猜就知道这件事准是她干的。两人见面后话不投机争吵起来，老歪一怒之下下了最后通牒，今晚不交出东西，给她放血。

黄金早已易了手，钱也花的差不多了，王雅芬才知事情不妙，找了林达当帮手。

林达狠狠瞪了王雅芬一眼，和着稀泥：“老歪，看在我的份上，算了。钱，等过几天凑齐了给你送去。”

“不行，你算老几呀。”老歪也不是省油的灯：“今晚，我就要东西，交不出来的话，别怪老子不够交情。”

一来二去，林达的火也被煽了起来，双方剑拔弩张，气氛十分紧张。

“想打仗，你不是对手。”林达冷笑一声。

“别吓唬人，不定谁先躺下。”

“啪。”林达掏出弹簧刀，对方也亮出匕首。吓得王雅芬连连叫道：“别，别动手，老歪，不就一条命吗，我跟你去，还不

行吗。”

“滚开，臭婊子。老子今天就是要出出这口气。”老歪推开王雅芬，气势汹汹闯上来。

林达火往上蹿，挺身迎上去，双方一对一打成一团。

平房里的临时工拥出来，都被眼前的惨象吓坏了。

刀光闪闪，不时传来被刺中身体的惨叫声。老歪也挨了一刀。

有人跑去报案，不一会儿警笛轰鸣，警察从四面围上来，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们。

为此，林达被判三年徒刑，王雅芬被送去劳教。

想到这里，林达攥紧了拳头，怒容满面。

二

接见室里，王雅芬还在哭泣着，好一会儿，她抬起头，对林达说：“达哥，我知道我对不住你。一直没敢来看你。可是我忘不了你呀。我不算个好女人，可我还有良心。达哥，我给你带来一本书，还有一封信。我走了。”

姑娘深情地看了他一眼，慢慢转过身走出屋，一时间，林达的眼圈也禁不住红了。

晚上，当人们都睡熟时，林达翻开了那本书。书中描绘了坐落在华夏西部昆仑、祁连的风情物产，并以很长篇幅介绍了那里的黄金。峰峦之中，脉金丰盈，更有金矿里最富的“红金台”。铲一锹沙子撒在地上，一颗颗绿豆粒大小的金粒伸手可拾，清朝时慈禧太后派大内高手在这里采过金。国民党时，青海省主席、大军阀马步芳派人在这里采过金。

那封信是王雅芬写的。信中抒发了姑娘对他的思念之情，其中

的一段文字深深吸引了他：

“达哥，记得和咱们在一起呆过的王海吧，去年他从那里回来，带回了几万元的现款，自己办起个服装店，干的挺红火。他得意地告诉我：他去采金了，仅半年工夫就攒了好几万。我又问：金子好采不。他说：好采，也不好采，看你的运气如何了。又听王海说，要采金，只要花钱办个许可证就行。钱，我能攒，只要你有心，出来后咱们上昆仑山，也捞他一把，回来后自己办个商店。那种东游西逛的日子我也过够了。”

林达翻来覆去睡不着。惊动了在他上铺的鲁汉，探出头来问：“达哥，你怎么了，不舒服？”

对面翻身起来两个人，一起来到他身边。

“达哥，有事？”矮矮的、瘦瘦的毛三说。

“达哥的对象今天来了，真漂亮，一下把人镇住了。”另一个叫杨岳，眉飞色舞地比划着。

望着眼前的三个人，林达长长叹了口气。

1983年的5月，在被送往监狱的途中，林达结识了一路同行的三个难兄难弟。

夜已很深了，走廊里传来管教查夜的脚步声，林达挥了挥手叫他们快上床，自己睁大了眼睛望着天棚发愣。

“怎么还不睡。”管教轻轻走过来，关切地问。

“没，没什么。”

“睡吧，明天还要干活，好好休息。”

这一宿，他失眠了，眼睛里反复出现着西部山里采金的热闹场面……

三

1987年的8月，林达他们来到采金场。

站在高高的山坡上，望着远处，林达感慨万分。

5月初，林达他们刑满出监。可是他受不了处处遭受别人的白眼。他干过临时工，扛过麻袋，脸晒黑了，手磨出了老茧，咬咬牙，都挺过来了。

一天晚上，林达、杨岳、鲁汉、毛三、王雅芬五个人聚集在林达家中，经过商量，终于下了决心，上昆仑山采金。

杨岳拿出一枚硬币道：“我来算一下，国徽是福，分米是祸。”他把钱往地下一扔，硬币翻了几个身躺在地上，大伙一瞧，是国徽。

“行了，真是个好兆头。”杨岳大声惊呼起来。

在场的人都笑了。

想到这里，林达长长吐了一口气。

太阳从山谷悄悄探出头来，朝霞如火，在天的东边熊熊燃烧着。

清早，林达他们加入了办理许可证长长的队伍之中。整整一个上午，滴水未进，终于办来了许可证。雅芬接过它时，热泪盈眶。

一顶草帽扣在她的头上，飘逸的长发不见了，取代的是短短的平头。丰满的乳胸紧束在衣服中。可那张清秀的脸却遮不住。好一个漂亮的小伙子，本不该汇入这属于男人的世界。

要去金场，金山口是要道，路，实在是艰险。云中栈道，在悬崖陡壁上；空中桥，下面是百丈深谷，他们都奇迹般地闯过去了。“老虎口”在刀劈斧剁的峭壁上，宽不过尺半。抬头看，云

雾在上面缭绕，伸手可以摸到天。往下瞧，急流在下边咆哮，有人试着扔下一块木头，眼看着它掉入急流中，打几个旋，转眼不见了踪影，吓的人心惊肉跳。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怀抱着筐和锹，双脚缓缓移动。可是，铁锹碰到了“虎口”上颌的尖石利岩，掉在地上。他猛一直腰，头“咚”地撞在石头上。“啊”一声惨叫，人掉了下去。林达吃惊地望着眼前发生的一切，呆如木鸡。后面的雅芬一声惊叫，腿软了下去。

在这里，每天几乎都要摔死人。滔滔的江水漂走了屈魂，留下的，却是一个个悲惨的故事。

林达咬着牙，一把拽起雅芬，一步步爬出“虎口”。

天色已经晚了，采金人东一堆西一堆就地宿营。七月里高原平均气温也只有十度。“早晨飘雪花，中午雷声大”，是对这里真实的写照。采金人笼起了篝火，在一起东扯西拉，以抵挡这里的寒冷。

“大叔。”林达问坐在一旁的汉子，“这里什么地方金子最多。”

“小兄弟，这里遍地都是金，都埋在沙子底下，不好采呀。”

“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来采金。”

那人看了他一眼：“你不是本地人吧，不知道这里的农民苦呀。采金算是一份好营生，碰到好运气，也能弄它个千八百的，一年就能吃个饱饭了。”

“大叔，听人说有什么红金台，好找吗？”林达好奇地问。

“好找个屁。”旁边有人骂了一句，“那得多大的造化。祖坟冒青烟，也不见得有这么好的运气。”

“听说过张堃吧？”

“谁不知道，大名鼎鼎的采金王。”

“人家专采块金，见芝麻绿豆粒大的沙金，眼皮都不抬，传

说他藏有好几个几十斤重的块金呢。”有人羡慕的直咂嘴。

“咋不上他那儿去？”

“屁，你有几个胆。人家有枪，铁丝网把那里围得象铁桶一般，去送死！”

“你没听说他手下大掌柜的厉害，连张堃都得让他三分。”

“那小子专走私黄金，那次被警察扣下了，关了好几天。”

“据说被抓进去时，吓得连尿都拉裤兜里了。”

传来一阵嘲笑。

“啥人有啥命，人家和张堃有亲戚，这回又抖起来了。”

众人七嘴八舌议论起来。

林达沉思了好一会儿，碰碰身边的人：“大叔，张堃在哪儿。”

“怎么，你想去？”

“不，随便问问。”

“在上面的山谷中，瞧，翻过那座山，你就能看到了。”

林达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着远处黑黝黝的山峰，泛起种种遐想。身边的汉子捅捅他：“娃子，去不得，弄不好要送命的。”

林达只是笑了笑。

四

卡车、拖拉机一辆接一辆，一眼望不到头。其中的一辆手扶拖拉机里坐着一个疲惫的汉子，看年纪四十有余，披一件破棉袄，脚下是一把铁锹，一把洋镐。这个汉子就是后来闻名大西北的“采金王”张堃，初到山里时，也是身无分文。加上连续几顿没吃没喝，已饿得头昏眼花。

车停在当地企业管理局门前，这里早已是人山人海。要采金，必须先办理许可证，长长的队伍在企管局门口绕了七八圈，

又延伸到街上。

张堃下了车，他踉踉跄跄地走着。前面，几个采金者正大口大口吃着玉米面饼子。张堃再也忍不住了，一步步走过去，伸出手：“大兄弟，给点吃的吧。”

其中一人瞥了他一眼，抬头一看，见是一个四十岁上下的汉子，披一件破棉袄，没好气地说：“要吃的，拿来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钱，三块钱一个饼子，爱要不要。”

张堃下意识地把手伸入怀中，又飞快拽出来，摇摇头。

“没钱，一边呆着去吧。”

“来来，到我这里来。”另一个粗壮的车轴汉子笑着招呼他。

张堃犹豫一下，过去了。

汉子站起来，叉开腿：“来，从这里钻过去，给你一块饼子。”

张堃的脸“腾”一下红了，身体也在哆嗦。

张堃咬咬牙，扑通跪在地上，含着泪从他的裤裆下钻过去，然后捧着饼子大口吃起来。

排到领证处，张堃从怀里掏出一张沾满汗渍的百元钱票递过去，办证人眼一横：“去去去，不够。”

“同志，行行好，俺就这点钱了。”

“不行。”

“同志，俺求求你。要不，俺，俺给你老下跪了。”说着，就要跪下。

“得得得，给。”

接过采金许可证，他连看都没看，扛起家伙上了山。

他不会采金，可他手中有一张藏金路图，是他父亲留下的。早年，张堃的父亲采过金。那是因为家里穷，出来闯天下，正赶上青海省主席、大军阀马步芳手下人招募劳工。谁知到了金场一